

孙中山和康德黎夫妇

1887年7月27日，一位著名的英国学者由夫人陪同，搭乘轮船到了香港。

他，就是康德黎博士。

康德黎博士生于1851年，是英国知名的外科医生。1886年圣诞节，他接到学友孟生博士来信，邀请他参加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工作。孟生博士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，在中国已经有20年时间，先后在台湾和厦门研究医学，有“热带医学之父”的荣衔。康德黎博士乐意和他共襄盛举，立即复信表示同意。1887年10月，香港西医书院开办，孟生博士任教务长，康德黎博士任教员。两年之后，孟生博士去职返回英国，教务长的职务，自然地由康德黎博士继任。

除了主持教务、讲课和临床实习，康德黎博士还致力研究热带病，对麻疯病的研究特别热心。1890年12月30日，康德黎夫妇前往广州麻疯村为病人诊治疾病，临别时候，还赠送病患者每人5元和香烟，答谢他们的合作。加上康德黎博士“教育学生，不受金钱酬报或

其他补助，只不过自愿献礼物于科学未昌明的中国”，使他成了西医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导师。

孙中山是西医书院出类拔萃的学生。五年考试总计，孙中山获荣誉成绩十门，及格成绩两门，名列第一。这优异成绩，在西医书院历史上，是没有第二人可与比拟的。像孙中山这样优秀的学生，康德黎博士自然格外喜爱。后来，康德黎博士回忆说：在西医书院学生中，孙逸仙对我最具吸引力，因为他的品质文雅、勤奋求学；不论在学校或私人生活方面，都表现出如绅士般的仪态，他实在是其他同学的模范。

在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，孙中山获得医学、产科、卫生与公共健康学 3 科考试成绩第一名的奖品。康德黎博士亲自颁给孙中山毕业执照。典礼结束，他特地邀请 50 人宴贺。

孙中山虽然以“最优异”的成绩获得了毕业执照，但要在香港开业，却“未有位置”。

原来，香港西医书院的课程，在香港医学局看来，并没有完全按照英国的标准设置，西医书院的毕业文凭，并不被香港医学局承认。这样，孙中山在香港还是没有行医的权利。

无奈，孙中山只得计划在香港开设药房，让陈少白替他草拟招股章程。此事，不知怎的被康德黎博士知道了，连忙赶来规劝孙中山：“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，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房。因为你是本校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，应该自爱。”

在英国，医师的地位很高，在社会上属于“上等人”。而做买卖的人，则不能与之相提并论。孙中山理解老师的苦心，见他这样郑重其事，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。

这位得意门生的前途，成了康德黎博士日夜操心的事。他四出奔走，直至请香港总督罗便臣驰书英国驻北京公使，托英国公使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陈述孙中山、江英华两人“识优学良，能耐劳苦，请予任用”。

李鸿章复函同意授予“钦命五品军牌”，可来京候缺，每人暂给月俸 50 元。

潜身京都，可以广泛交游，物色有志之士从事“医国事业”，孙中山想到这些，便改变了原先在香港、广州活动的打算，同意上京赴任。

见学生这样尊重自己的意见，康德黎博士非常高兴，亲自带领孙中山、江英华到达广州。他俩也打算向李鸿章的哥哥、两广总督李瀚章领取军牌，马上上京。但他们没有料想到，就这么一件事，却遭到总督衙门的诸多刁难，其中一项，是要详细填写三代履历，方准领牌。

简直是欺人太甚了。孙中山十分生气，转身便走，立即离开广州返回香港。

在香港行医既不可能，北上的打算又落空，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呢？

孙中山“决定到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去碰碰运气”。

在西医书院求学期间，孙中山假期回家，总要经过澳门。那时候，他曾经为澳门绅士、镜湖医院董事曹子基、何穗田家人诊治。原来久病不治的，一药便愈，简直是妙手回春了，大家赞叹不已。现在，孙中山到了澳门，镜湖医院立即聘请了他。

他接受了这个聘请。

镜湖医院是一家慈善医院，专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人。孙中山建议兼用西医西药，院方也破例采纳。

孙中山决心用优良的医德、高明的医术打开局面。他自愿充当镜湖医院义务医生，不受谢步。在自己开设的中西药店里为人治病，他善疗善取，对贫穷的病人甚至赠医赠药。较大的手术，孙中山大都安排在假日。因为康德黎博士可以乘船从香港到澳门来协助他。后来，康德黎博士解释他不辞跋涉的原

因，在于孙中山的“天性易于吸引人们注意他，时常预备在诊室中或沙场上替他服务；一种不可解释的潜势力，一种吸引人们亲就他的磁性”。

不久，孙中山就被人们誉为“国手”，行医“不满两三月，声名鹊起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，极端钦佩的，就诊者户限为穿”。

声誉日盛，却引起澳门一些葡籍医生的嫉妒。他们利用孙中山未执有葡萄牙政府准予开业的证书，开始禁止孙中山“不得为葡人治病”，接着，便“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，不得为之配合”。如此一来，孙中山的医业猝遭顿挫，不得不取下中西药店的招牌。他决定到广州悬壶，把“医国事业”开展起来。

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流产了。孙中山脱险跑到香港，又匆忙逃去日本，时间仓促，未来得及向康德黎夫妇告别。

到了日本，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之后，孙中山决定断发改装，重游檀岛。

广州起义失败后，檀香山兴中会“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，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”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孙中山在《檀山新报》馆设兴中会联络点，“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”，募集革命经费，设立“练兵会”，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。但是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还是进展不大，收效甚微。孙中山以为“久留檀岛无大可为，遂决计赴美，以联络彼地华侨，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”。

出发前夕，闲着无事，孙中山漫步火奴鲁鲁街头。他贪婪地凝视着这里深湛的海水，蔚蓝的天空，碧绿的青草，怒放的鲜花，不禁陶醉得流连忘返。

突然，一辆载着数人的马车嗒嗒地朝着孙中山方向驶来。孙中山不由仔细一看：呵，车上坐着的竟是康德黎夫妇和随

员！他乡遇故，喜从天降。孙中山乐得跳了起来，像风一样奔跑过去，纵身一跃，跳上了马车的踏脚板。

正陶醉着这里碧涛映红霞、银浪掩金沙、海鸥高翔、帆影参差景色的康德黎夫妇，给这位“不速之客”吓呆了：光天化日之下，难道竟有拦路抢劫的暴徒？！

同车的日本保姆，看来者像是自己的同胞，忙用日语问道：“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孙逸仙！”孙中山满脸是笑，来不及擦汗，也不待喘过气来，就操着英语朗声问候：“老师，你们好！”

简直是从天而降的人物！康德黎夫妇定眼细看，果然是孙逸仙！只不过剪掉了发辫，留了胡须，穿了西装。

康德黎夫妇转惊为喜。半年以来时刻悬念的学生，现在竟突然地出现在自己面前了。

康德黎博士高兴得满脸通红，像个天真的小孩：“我离香港前两天，就有人告诉我，说你在檀香山，真没想到今天竟不期而遇。”

经过一番详谈，孙中山才知道康德黎博士是回国路经这里，停船登岸浏览风光。孙中山也将自己即将启程赴美，再转英国的计划报告老师。康德黎博士一听，立刻将自己在伦敦的住址写给孙中山，再三叮嘱：“到达伦敦的时候，务必到我家作客。”

孙中山将这个地址谨慎地保藏好，接着，自作向导，陪同康德黎夫妇游览胜景，直等到他们登船而去，才依依惜别。

孙中山的美国之行，虽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，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广州起义失败后，清朝政府在世界各地广布“眼线”，一直牢牢地跟踪着孙中山，直至要把他拿获处死。

不错，孙中山对此还是有所防备的，他断发改装就是为了

隐蔽自己。1911 年 11 月中旬，他曾经以自豪的口吻，与伦敦《滨海杂志》记者谈及自己断发改装的事情：

我从香港逃到神户以后，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，把我从小蓄留的辫子剪掉了。有好几天不刮脸，在上嘴唇顶边留起了胡髭。随后又到服装店买了一身新式的日本和服。当我穿戴好了，往镜里一照，一见面目全变，不禁吃了一惊，但也为此而感到放心。……这种情况使我受惠不浅，不然的话，在许多危险关头我是难以逃脱的。即使是日本人，也常常把我看成是他们的同胞。有一次，正当我在一处公共场所被盯上梢时，有两个横滨人走过来和我说话，遗憾的是我连一句日语也不懂，但我在好几分钟中装出一副懂得日语的样子，以便把跟踪的密探摆脱掉。

但是，1896 年的孙中山，毕竟还不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。到了旧金山，他忘却了敌人无时不在的魔爪，曾经轻易地摆好姿势，让人照相；而一张复制的照片也就轻易地落到了清公使馆手里。这样，曾经给他带来愉快和信心的改装断发，也就失去了作用。

清朝政府对于“政治煽动者”孙中山恨得要命，甚至求助于书法上的把戏，不惜在“孙文”的“文”字边上加了“氵”旁，变成“孙汶”，企图把孙中山说成是“货真价实”的山角水涯的草贼。

这点，孙中山是知道的。他自己也预感到，如果被捕，“将会有怎样的命运落到我的身上：首先他们将用老虎钳把我的踝骨夹紧，再用铁锤敲碎；接着是割掉我的眼皮；最后把我剥成碎块，使任何人都无法认出我的尸体”。

但是，在孙中山往来日本、檀香山、美国、英国的同时，

北京总理衙门与驻亚、美、欧各国使馆有关跟踪、捕杀他的秘密函电，孙中山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秘密的史料终于得以公诸世人了。请看：

1896年4月8日，总理衙门致函驻美国公使杨儒：“本月二十三日（指阴历。下同）准粤督电称‘嗣据线报，孙文、杨衢云逃窜新加坡，腊底回香港，正月至澳门。线人亲见孙文已断发洋服，出入必与洋人偕行。近闻又至上海。请与英使商办’等语……正月初七日朗西函称：‘前数日孙文乘公司船经横滨往檀香山，伊弟在檀，故相就’等语。计算时日，该犯于年前已往美国，与粤线所云正月尚在澳门之说两歧。檀香山三合会党最盛，与美之金山纽约声息相通，不难得其踪迹。拟请台端密饬领事商董访查该犯孙文，暨其弟确耗，即行示复，当再筹商办法。”

6月18日，孙中山抵达旧金山。几天后，清驻旧金山总领事冯泳蘅就将孙中山的行动，详报杨儒：“孙文……由檀香山行抵金山。同伴有二洋人，一名卑涉，亦美国金山人，素系檀岛银行副买办；一名威陆，亦美国人，向在檀岛服官，是否孙文同党，尚难臆断。惟见同船偕来，交情甚洽。孙文借寓金山沙加冕度街第七百零六号门牌华商联胜杂货铺内，闻不日往施家谷转纽约，前赴英法，再到新加坡。亦闻有沿途联合各会党，购买军火，欲图报复之说。”

杨儒接到冯泳蘅的报告后，于6月27日致密电总理衙门：“金山领事访悉孙文现偕二洋人到金，日内将往欧洲，乞筹办法。”

翌日，总理衙门复电杨儒：“孙文将往欧洲何国？偕行洋人系何国人？附搭某船？希确查密电龚使^②酌办。英能援香港、缅甸交犯约代拿固妙；否则，该匪若由新加坡潜结党恶内

渡，应先电粤预防。新加坡领事果认真查访，当有实际。”

9月23日，孙中山在纽约登上“麦竭斯的”号轮船赴英国。

25日夜间，杨儒已经密电龚照璠：“现据纽约领事施肇曾探悉，孙文于9月23号，礼拜三，搭 White Star Line Majestic 轮船至英国黎花埠（利物浦）登岸。”

龚照璠接到密电，立即派遣英人、二等参赞马格里爵士前往英国外交部婉言试探：可否依照香港、缅甸引渡条款，协助缉拿孙中山。

英国外交部答复说，香港、缅甸引渡条款不适用英国本土。

龚心湛提议：由马格里委托司赖特侦探社窥探孙中山行踪，然后再作决定。

龚照璠采纳了侄儿的这个办法。

9月30日中午，孙中山到达利物浦。当晚9时50分，他乘火车到达伦敦，住在赫胥旅馆。

到了英国，孙中山也曾经左顾右盼，注意是否有人窥伺。他没有遇见一个中国人，更没有看到鬼鬼祟祟的中国人。他坦然了。

但是，他完全没有料想到，他的一举一动，已经被碧眼高鼻的侦探尽收眼底了。

司赖特侦探社给马格里的第一个报告，10月1日已经送到清驻英公使馆：

依照你的指示，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到利物浦去侦察一个从白星轮船公司“Majestic”的来客，名叫孙文。我们现在报告你，这个中国人合于所说的形状，已于昨日中午12时在利物浦王子码头上岸……他带了一件行李，上火车站设备的公共汽

车，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，坐下午 2 时 50 分的快车上伦敦。但是他没有赶上火车。等到下午 4 点 45 分方才动身，于晚间 9 点 50 分抵伦敦圣班克拉司车站。于是他从行李房里取出行李，雇了 12616 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旅馆……他现在的在我们的监视之下。若是工作有结果的话，我们再告诉你。

龚照璠接到报告，马上召集使馆英文四等翻译邓廷铿等数人，向他们宣读了总理衙门关于相机缉拿“逃犯”孙文的电示。

10 月 1 日，孙中山一觉醒来，便匆匆前往波德兰区覃文省街 46 号，拜访康德黎博士。师生重逢，分外亲热。康德黎夫妇特地为孙中山租定了靠近自己寓所的葛兰法学院坊 8 号旅店。

翌日，孙中山移居这家旅店。

同步进行的，是龚照璠密电总理衙门：“粤犯孙文到英，英外部无在本国交犯约，不能代拿。现派人密尾行踪。”

初到伦敦，孙中山过着悠闲自得的日子。他游览博物院，参观古迹，或者在街上散步，所见所闻，很有感触。他说：“观其车马之盛，贸易之繁，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，且警察敏活，人民和易，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。”

每天，孙中山都到康德黎寓所，在康德黎的书房看书，也常在他家里进餐。师生交谈，气氛轻松愉快。10 月 4 日，共进午餐中，康德黎博士笑着问孙中山：“中国使馆离我家很近，你是否想去拜访一番？”

孙中山也以笑回答：“我没有这个打算。”

康德黎寓所与位于钵兰大街 49 号清公使馆相距不远。师生的交谈也只不过是彼此之间幽默的玩笑。康德黎夫人却误以为真了。她登时放下手中的刀叉，瞪着那双长睫毛的大眼睛，

严肃地告诫孙中山：“你可要特别小心，千万不可走近，使馆的人看见你，一定会逮捕你，把你解送回国的！”

其实，早在孙中山拜访香港西医书院第一任教务长孟生博士，应邀在他家晚宴的时候，孙中山就曾经问过他：“你以为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？”

“不。”孟生博士毫不含糊地说，“你连中国使馆的门口也不要走近，否则会堕入虎口！”

现在，看见康德黎夫人那个认真的模样，幽默的师生不禁哈哈大笑，惹得康德黎夫人恼怒地瞪了他俩一眼，接着又不由跟着笑了起来。但谁也没想到，没过几天，这个玩笑竟成了严峻的现实！

10月6日，司赖特侦探社向马格里报告孙中山1日至5日的行踪：“每天都有人监视他，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。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，四周顾望。他不在家里吃饭，到各种饭馆去吃。”

老师的告诫是一回事。孙中山多次路经清使馆门口，还跃跃欲试，要到清使馆去。

孙中山10月10日又路经清使馆。他遇见一个名叫宋芝田的清使馆学生，便问：“使馆中有没有广东人？”

“有。”宋芝田带领孙中山进入使馆，并把他介绍给邓廷铿。

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，孙中山以为“异地遇同乡，分外惬意”，自称“陈载之”，向邓廷铿打听伦敦的广东华侨的住地，还和他约定次日上午再来使馆，一同赴海口探访粤商。

交谈之际，邓廷铿发现“陈载之”的怀表上刻着英文拼音的“孙”字，便立即起了疑心，待孙中山一走，便急忙密告龚照璠。卧病的龚照璠马上与马格里等密商。马格里推断“陈载之”就是“孙逸仙”，提出明天上午孙逸仙来使馆时就予以拘

留。他得意地说：“华人自己进入公使馆，即出自其本人的意愿……即使指控他，怀疑他，拘留他……外人实无干涉的权利。”

翌日，正是星期天，上午 10 时半，孙中山依约来到使馆。邓廷铿满脸堆笑，迎了上去，邀请孙中山吃午饭，又“热情”地引导他参观了二楼，接着，带着他到三楼职员李盛钟卧室坐谈。这时候，一位须发全白、官气十足的洋人走了进来。邓廷铿又客气地邀请孙中山：“请您到我的卧室坐坐好吗？”孙中山不知是计，说：“很好。”跟着邓廷铿登上四楼，走近一个小房门口，邓廷铿伸出手来，对着孙中山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卧室，请进！”

踏入房间，见室内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，再也没有其他陈设，孙中山心里不免疑惑。这时候，马格里正式登场了，他趾高气扬、神气十足地对孙中山说：“对你来说，这里就是中国。你到了这里，等于到了中国。”

孙中山愕然了。要想逃脱，也已经不可能了：两三个大汉堵在门口，灯笼似的大眼睛虎视眈眈，仿佛随时可以扑将过来，把他撕碎吃掉似的。

马格里坐了下来。又问：“你的名字叫孙文吗？”

隐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孙中山干脆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我是孙文。”

马格里咧着笑嘴，显得很得意：“中国驻美公使来电，说孙文乘‘麦竭斯的’号轮船来英国，要求我们扣留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孙中山沉着地问。

“不久前，你曾经上书总理衙门。现在总理衙门正需要你，你必须留在这里，等待总理衙门的复电。”

明白了自己险恶的处境，孙中山灵机一动，问：“我被扣留在这里，能不能让我的朋友知道？”

“不能！不过你可以写封信，让这里的人为你取来旅馆里的行李。”马格里非常狡猾，妄图趁机搜索孙中山的行李，取得机密文件。

孙中山看穿了他的诡计：“我并不住在旅店。”

“你住在哪里？”马格里马上追问。

孙中山将计就计：“孟生博士知道我的住处，你可以为我交一封信给孟生博士吗？他会把我的行李捎来的。”

马格里眨眨眼睛：“行，我们可以为你办这件事。”他随即吩咐仆人，把纸、笔取来，交给孙中山。

孙中山写道：“我被监禁在中国使馆里。请转告康德黎博士把我的行李送来。”

马格里看后连连摇头：“不，不！我不喜欢‘监禁’这个字眼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写？”

“简单地写上‘把我的行李送来 就行。’”

他们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，是不会把行李送来的。”

孙中山又用一张纸条写道：“我在中国使馆，乞告康德黎博士 将我的行李送来。”

要害还是“中国使馆”这几个字。马格里心里明白，孙中山实际上是要给孟生、康德黎通消息。他又改口了：“你可以写信通知旅馆，不必托友人代取。”

“我没有住旅馆，除了孟生、康德黎博士，没有人知道我的住址。”孙中山仍然坚持着。

“发出这信之前，我必须请示公使。”马格里拿着孙中山的信走了。自然，他根本不会为孙中山送出这封信。

拘留了孙中山，龚照璠马上责成邓廷铿连同武弁和英仆二人轮流看管；毋任漏泄消息 乘间遁逸”。紧接着，他又密电总理衙门：“孙文到英，前已电达。顷刻犯来使馆，洋装，改

姓陈。按公法，使馆即中国地，应即扣留。暗解粤颇不易，当相机设法办理。祈速示复，勿令英使知，并请电粤督。”

总理衙门立即复电：“能按公法扣留，英不问固好。解粤应设何法？能免英阻，且必到粤。望详商律师，谋定后动。毋令援英例反噬，英又从而庇之，为害滋大。切望详慎。”

总理衙门和驻外公使频繁而剑拔弩张的电文，可以充分说明他们对孙中山何等重视和畏惧。但孙中山为什么没有听取老师的告诫，竟然主动到清使馆去活动呢？

这是历来使人们大惑不解的问题。

对此，一方面可以从他在（伦敦被难记）的一段话中得到解释。他说：“予生平每经一地，如日本，如火奴鲁鲁，如美利坚，与华侨相晋接，觉其中之聪明而有识者，殆无一不抱有维新之志愿，深望母国能革除专制，而创行代议政体也。”

另一方面，他过于自信，以为驻外的中国公使馆，因为有所在国法律的约束，奈何他不得；也过于自信断发改装，改名换姓的功效。

现在，清驻英使馆不顾一切，还是把他扣留了。

失去了自由的孙中山，马上察看了自己所处的环境：房子不临街道；通风的小窗被四五根铁条拦住；从房门钥匙孔可以窥视到两个毫无表情的卫士。

他得出结论：逃走是不可能的；重获自由的关键，在于“能传消息于外与否”。

过了几小时，英仆柯尔奉马格里之命，搜了孙中山的身，将他的钥匙、铅笔、小刀取走。幸好，孙中山暗口袋内的钞票和几张名片并没有被发现。

起初，柯尔对孙中山并没有好的印象，使馆人员都七嘴八舌地传说着孙中山“是个很坏的人”，“他喜欢买很多枪刀杀人！”皇上非常痛恨他，急于取得他的脑袋！”柯尔听到这些，

甚至认为孙中山可能是个疯子。况且，马格里告诫过他：“不论孙文给你多少钱，你都可以收下；但是任何一张纸条，你都必须直接呈送给我。”

接着，柯尔和莫乃尔又走进囚室，一声不吭地洒水、扫地、升炉火。孙中山请求他们帮助送信，他们却是哼哼哈哈，急忙退走。

傍晚，英仆霍维太太来囚室给孙中山铺床褥。她也是一言不发，只是朝孙中山打量了几眼。

正陷入痛苦思索的孙中山，也没心思理会这位中年妇女。

伦敦的 10 月之夜，寒气袭人。孙中山盖着毛毯，和衣而睡。他的心在燃烧，眼睛呆呆地瞪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反复寻思着脱险的办法，以致彻夜不眠。

翌日早晨，柯尔、莫乃尔走进囚室，给孙中山送煤、送水和食物。孙中山轻轻询问：“信送了没有？”柯尔没好气地回答他：“我不能出公使馆，不能为你寄信。”莫乃尔则眨着狡狴的眼睛，嘲弄地说：“你的信我已经寄出了。”其实，他们早已把信交给了马格里。

平素十分整洁的孙中山，此刻没有心思注意衣衫的修饰了，光洁的头发变成了一窝秋草，眼圈隐隐发黑。但他并没有消沉、失望，而是努力地挣扎着。他用纸条裹成硬团，朝小窗外的街道掷去，祈望路人捡到，按纸条的字去通知康德黎博士。但纸团太轻了，有的只是抛到了邻舍的屋顶，更糟糕的是，落在使馆墙里边的地面上。

求救不成，反而招来了更加严密的防范——他们干脆将窗户关闭。

孙中山几乎是插翅难逃了。此刻，马格里正忙着和他熟悉的格来轮船公司商讨，计划包租一艘轮船押送孙中山回中国去。

龚照璠知道：在英国逮捕孙中山是违犯英国法律的。他拟定了“购船押回”或“否则释放”两个极端的方案。“购船押回”会碰到许多困难；至于“释放”，不单不甘心，又怕孙中山援引英国法律反咬一口。面对着这两个极端的方案，他发现有一个共同的需要，就是要取得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的文字根据。这样，无论执行哪个方案，都会顺当得多。

过了三天，邓廷铿又出面了。他说：“前几天扣留你，公事公办，不得不这样做。今天，我来看你，却是尽朋友的私情。你在这里，正处于生死关头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孙中山反问他，“这里是英国，不是中国。按国际交犯条例，你们必须将逮捕我的事告诉英国政府。我想英国政府未必肯遽从你们的请求。”

“我们不必告诉英国政府。现在一切事情都已安排妥当，轮船也已经雇定。届时堵住你的嘴，把你捆绑起来，装入箱子或袋子里，在夜间运上船。一到香港，将你移交给停泊在那里的中国炮舰，再送到广州审讯，明正典刑。”

孙中山不愧是位身陷绝境而仍不甘罢休的斗士。他倔强地说：“那是一个重大的谋害事件，对英国来说，也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。我在船上也许能得到一个机会将消息传出去，让人们知道这件事。”

邓廷铿不由咧嘴笑了。这既是嘲笑孙中山的无知，也是对使馆的做法有绝对的自信：“你不会有机会这样做。我们在船上就像在这里一样把你锁在房里，更不会让你在船上和任何人交谈。”

“船上人员未必都与你们串通一气，也许有人同情我，援助我。”

邓廷铿摇摇头：“那个轮船公司和马格里爵士交谊很深，当然会遵从他的嘱咐，绝不会帮助你的。这星期，未必启程。

等到下星期，就会把你解回中国。”

“你们的计划，恐怕办不到吧。”孙中山还是很镇静。

“使馆就是中国，在这里是可以为所欲为的。”邓廷铿慢慢说着，话中既露出杀机，又像是孙中山有所关照，“如果使馆不能把你偷运走，就会在这里杀死你，将尸体加以防腐，再送回中国执行死刑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？”孙中山不由侧着脑袋问了一句。

“这是皇上的命令。皇上要不惜任何代价捉拿你，不论是死、是活。”

“你们把我囚禁在这里，或许招致外交交涉，也未可知。你与我有桑梓之谊，我的同党在广东很多，将来他们替我报仇，不单是你危险，就是你的家人也跑不掉。”孙中山针锋相对，以牙还牙，气势雄伟，仿佛有千百名战士，正向邓廷铿一伙袭来。

邓廷铿不由打了个寒颤，额头上猛地冒出冷汗，语气也变得嗫嚅了：“我只是按着公使的命令行事，这次来也不过为彼此私情，使你知道前途危险而已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也会像朋友一样帮助你的。”说罢，佝偻着身子走了。

当夜 12 时，邓廷铿又窜了进来。孙中山劈头问他：“你如果真的是我的朋友，将如何帮助我脱险？”

邓廷铿并没有动气。他轻轻打个躬，又轻轻走近孙中山，耳语着说：“我正是为这件事而来。我已密令匠人特制两把钥匙，是开这个房间和使馆前门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可以出走？”孙中山瞟了他一眼，显然不相信他所说的话。

“星期五清晨两点钟，我或许能乘隙而来，请你做好准备。”

孙中山姑且点点头。尽管邓廷铿如此说来，孙中山却并没有放弃其他途径脱险。

15日，即星期四上午，柯尔循例来囚室升炉火，孙中山将预先写好的字条交给柯尔，请求他秘密送往康德黎家里。柯尔照例是一声不吭，随手把字条接了过来。

下午，邓廷铿又来了。这次，他匆匆进来，而且显得有些激动：“你的字条英仆已经送给了马格里；他为此大骂了我一顿，说不应该将使馆计划告诉你。”他伸手、叹气，接着又说下去，“你看，我虽有心救你，而你却破坏了我的计划。”

“还有一线生机吗？”孙中山问。

这句话，正中邓廷铿下怀。他喜而不露，低沉着脑袋，像在苦苦沉思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慢吞吞地说道：“生机还未尽绝，你可以致书公使，请求宽恕。”

“这信该怎样写？”

踱步，沉思，踱步，沉思，过了好一会，邓廷铿才轻轻说道：“你必须极力表白，说你本人系良民，并非逆党，只因地方官诬陷，致被嫌疑，所以亲自到使馆，意在吁求伸雪。”

此刻，孙中山祈求自由的愿望犹如一炉暗暗燃烧的炭火，扇子稍微往灶口一扇，便又兴旺起来。“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？”孙中山不由焦虑地思索，“我写这样的一封信，会带来什么效果呢？”他简直是坐立不安了，干脆站了起来，朝窗门方向走去，企图透过小小的窗口，看到一线光明的景致，呼吸到少许清新的空气。可是，当他抬起头来，才意识到：窗门早已死死钉闭。他只得紧紧闭上眼睛，强迫自己思索下去，“这也许是一线希望；这样写，也是可行的”。

觉得自己的思考成熟了，孙中山便转过身来，对邓廷铿说：“我非常乐意写，你的考虑好极了。”孙中山写了信，折叠好，又按着邓廷铿的意见，写上受信人马格里的英文姓名。